



“书记带头下馆子”：庸政懒政之后的恶俗表演秀



华夏全媒体
主管主办
华夏日报社出版
国际标准刊号
ISSN2521-0289

社委会
江单 陶沙 尹万塘
李增勇 张华勇

编委会
江单 尹万塘 张华勇
黄浩 李增勇 龚德贤
张邦毛 许平安 董哲
梅任重

顾问 | 方智平 邓飞 李凌
名誉社长 | 李克炎
社长、总编辑 | 江单
常务副社长 | 陶沙
常务副总编辑 | 尹万塘
执行社长 | 黄浩
副社长 | 李增勇 钱正云
龚德贤
执行总编辑 | 张华勇
副总编辑 | 朱文强 张存猛
周应文 董哲

采访中心
主任 | 董哲(兼)
编辑中心
主任 | 罗阳
评论新闻中心
主任 | 张颖
经济新闻新闻中心
主任 | 龙腾
区域新闻中心
主任 | 潘利求
文旅新闻中心
主任 | 许平安(兼)
群众工作中心(内参部)
主任 | 张学江
国际新闻中心
主任 | 黄浩(兼)
融媒体中心
主任 | 罗明荣
新闻影像中心
主任 | 古枫
经营中心
副总监 | 严明川
品牌战略中心
主任 | 骆闻
先锋文化出版中心
总编辑 | 唐吉民
营商环境研究中心
主任 | 黄开堂
副刊编辑中心/《思想者》编辑部
主任 | 艾华林
思想者电台
主编 | 郭园

驻境外记者
驻澳门记者 | 王强
驻台北记者 | 黄昭蓉
驻东京记者 | 向建国
驻新加坡记者 | 毛周
驻新德里记者 | 黄朝
驻阿拉木图记者 | 周璐
驻耶路撒冷记者 | 贺友
驻加州记者 | 黄浩
驻开罗记者 | 吴志刚
驻莫斯科记者 | 朱可夫
驻奥斯陆记者 | 向建军
驻伦敦记者 | 邓联辉
驻巴黎记者 | 卢伟平
驻巴西利亚记者 | 尹志强
驻堪培拉记者 | 欧阳子

近日，一则“重庆荣昌区委书记高洪波带头下馆子”的新闻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视频中，高书记宣称“要带头消费，带领消费”，表示“两桌我请了，今天我来买单”，还向餐馆老板预付2000元餐费。事后，他晒出请客菜单和付款账单，显示实际消费1108元，店主退回多收餐费并“抹零”8元。

此事件一出，各方评论蜂拥而至。有人认为这是在前整治违规吃喝行动中，对一些地方“一刀切”操作的纠偏，强调公职人员自费带头消费与杜绝违规吃喝并不冲突，还能助力活跃消费，展示地方形象。但深入思考后，这一事件背后实则反映出诸多问题，与前段时间过度解读违规吃喝问题引发的奇葩状态如出一辙，本质上是一种庸政懒政的体现。

在之前对违规吃喝问题的整治中，一些地方过度反应，出现了各种奇葩景象。例如，有的地方食堂不敢提供稍微好点的饭菜，甚至出现公职人员自带干粮上班的情况；有的地区，正常的商务接待因害怕被认定为违规吃喝而停滞，严重影响了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发展。有朋友反映，湖南常德市某医院一医生，在门口吃早餐时，偶遇一熟人，并热情地为其买单14元。事后医生被通报批评并罚款3000元。

这些现象背后，是部分地方官员对政策的简单粗暴理解与执行，他们没有深入领会政策精神，而是选择以“一刀切”的方式来规避责任，这是典型的庸政懒政行为。

再看高洪波书记此次下馆子事件，他在视频中的一些言行令人质疑。他那句“这顿饭我

买单，谁抢谁吃”，透露出一种霸道作风。且不说在公共场合如此言语是否妥当，单从权力的使用角度看，他作为区委书记，有什么权力禁止他人买单？这种带有命令式的口吻，是对自身权力的过度使用，有滥用职权之嫌。

而他询问“这顿饭多少钱？一桌2000元吧？”这一细节，更暴露出他对民间消费情况的严重不了解。一个经营多年、只能摆几桌小菜的普通夫妻小店，正常情况下一桌消费远远达不到2000元。这说明在日常生活中，他根本没有真正融入民众的消费场景，可能他从来没有自己买过单吃饭，平常所参与的饭局消费没低于过2000元，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消费脱节严重。

更让人觉得是作秀的是，带头吃个饭还要

拍全程视频。如果真的只是单纯为了带头消费、促进地方经济，为何需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拍摄视频？这不禁让人怀疑，他的目的并非真正为了消费助力，而是为了在镜头前塑造自己的“亲民”“勤政”形象，告诉别人，他是一个先知先觉者，举世皆浊我独清。

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表演。

这一事件也反映出部分地方领导在面对中央政策时的错误态度。他们不是从政策的根本目的出发，积极思考如何在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，更好地服务民众、推动地方发展，而是将政策作为表演的道具，以看似符合政策的行为来掩盖自己的庸政懒政。疫情期间“禁堂食令”解禁后，也有领导这样表演过，这一次，高书记您就不能换一种形式表演吗？

这种恶俗的作秀行为，不仅无法真正解决地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还会进一步消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，损害政府的形象。

地方领导的职责本应是深入了解民众需求，制定合理政策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。但像高洪波书记这种下馆子作秀的行为，无疑是舍本逐末。真正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、经济发展难题，不会因为一场作秀式的下馆子而得到改善。民众希望看到的是领导干部脚踏实地的工作，是切实有效的政策推行，而不是这种浮于表面的表演。对于这种庸政懒政以及恶俗作秀的行为，必须予以深刻批判，以督促地方领导真正回归到为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上来。

■周光曙

“天价树”背后：公共财政何以沦为权力的提款机？

近日，福州一供货商举报，福州仓山区烟台山公园在景区改造工程中种了多棵“天价树”，一棵黑松采购价发票金额达77.6万元，实际供货价才3.8万元。目前，公园内多棵“天价树”已死亡。(6月27日潮新闻)

“不一直都是这样吗？现在再听到这种消息，我已经不觉得奇怪了！”当福州烟台山公园被举报采购“天价树”事件经媒体曝光后，很多网友已经见怪不怪了。

不过，一棵黑松实际采购价仅3.8万元，却报价77.6万元，多少还是让人有些震惊。该事件撕开了政府采购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黑幕，暴露出来的政府采购环节中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问题，犹如那些枯死“天价树”的枯枝败叶，在夏日的阳光下格外刺眼。

77.6万元与3.8万元的巨大差价，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

条？是供应商与采购方勾结，通过虚开发票、抬高价格来谋取私利？还是存在中间环节的层层加价、吃回扣？抑或是某些人利用职务之便，将公共资金转化为个人私囊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都亟待相关部门深入调查。

当公共财政资金以“合法化”外衣被肆意鲸吞，当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层层转包中蒸发，这已不仅是简单的贪腐案件，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致命打击。

在福州保税港区税务局导出的税务清单中，“0.1株黑松价税合计78500元”的荒诞数字，将政府采购的魔幻现实暴露无遗。市场询价显示，同类黑松市场价不过7-8万元，而发票价格却飙升至78.5万元，差价高达20倍。

这种离谱的价格差并非孤例：丛生香樟发票价8.6万元，实际采购价不足其1/3；丛生朴树发票价9.9万元，市场价仅为其零头。

更值得玩味的是资金流向。该项目由万科实际控制的企业出资8000万元，财政资金却要按“结算价”返还。当供应商将虚高发票递交管委会时，工作人员直言“财审审多少就是多少钱”，这种“盖章即认可”的审批机制，俨然将财政评审异化为数字游戏。

正如知情人士所言：“差价部分很可能通过虚开发票、伪造凭证等方式回流到某些人的口袋。”

据媒体报道，福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早前已指出四大问题：无审批文件、苗木价格虚高、土方量未核、结算报告缺失。然而三年过去，这些警示却如泥牛入海。更讽刺的是，当记者追问时，管委会竟以“代业主只管盖章”推诿，财政部门则以“职责在评审中心”闪躲。

这种九龙治水式的监管，实则是将公共资金置于无人看管的荒野。

工程层层转包更让腐败滋生。从万科旗下公司到福建顺德建设，再到“工头”余云，每个环节都可能滋生利益输送。

正如合肥蜀山区40万元紫薇树集体死亡的教训所示，这种“中标靠关系、结算靠造假”的畸形生态，早已成为行业潜规则。当养护单位说出“树都会死啊”的麻木之语，折射出的是整个链条对公共利益的漠视。

烟台山公园的枯树，恰似公共财政的病态切片。中国政府采购网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4.5万亿元，其中绿化工程投诉量连续五年攀升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无数个“天价树”在无声呐喊。

当“买椟还珠”式采购成为常态，当财政资金可以随意虚报套现，政府的治理能力必将遭受根本性质疑。

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制度性溃败。从项目立

项到资金拨付，从招投标到竣工验收，每个环节都存在着可操作的灰色空间。正如网友直言不讳：“不是我们太天真，是那些贪腐分子胆儿太肥、演技太高超。”当监管制度沦为“牛栏关猫”，当问责机制形同虚设，公共财政这座大厦迟早会被那些大小蛀虫们蛀空。

看到视频中烟台山公园里的枯树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几棵树的死亡，更是整个治理体系的溃烂。要根治“天价采购”顽疾，必须打破“审批—招标—付款”的利益闭环，建立全流程阳光监管体系。

当每笔财政支出都能经得起公众审视，当每张发票都不敢肆意造假，公共资金才可能真正回归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的本源。毕竟，政府的信用不是靠钢筋水泥堆砌的公园，而是靠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。

■首席评论员 董哲

